

欽定三國志

吳

四
卷
十
九

吳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周瑜魯肅呂蒙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爲漢太

尉

謝承後漢書曰景字仲嚮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孝廉辟公府後爲豫州刺史辟汝南陳蕃爲別駕潁

川李膺荀綖杜密沛國朱寓爲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太尉張璠漢紀曰景父榮章和世爲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曰移臣作子於政何有先是司徒韓續爲河內太守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

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

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

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卽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

江表傳曰

策又給瑜鼓吹爲治館舍贈賜莫與爲比策令曰周公瑾英雋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

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項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

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江表傳曰

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爲歡

復進尋陽破劉勲討江

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邱

臣松之案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

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邱縣也與後所平巴邱處不同

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

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

江表傳曰曹公

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土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

爲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
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
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
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
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
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
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
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
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
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

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
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
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旣未平安加馬
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
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
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
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
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
立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
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

授孤也

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

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選近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臣松之以爲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于時周瑜使鄱陽肅勸權呼瑜瑜使鄱陽還但與肅聞同故能共成大勲本傳直云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瑜擺撥衆人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始爲攘肅之善也

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

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

書等與備併力遂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
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
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
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
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
降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爲將帥見遇不
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
中國百萬之衆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
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意未解耳
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
爲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
日勅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
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

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二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

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

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

江表傳曰至戰

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慢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衆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砦瑜等率輕銳軍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

吳錄

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爲疾害使張益德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爲從夏水入截仁後仁聞吾入必走瑜卽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瑜以二千人益之

瑜卽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

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

與蒙上救寧寧圍旣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瀏陽州陵爲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

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
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
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
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
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
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

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
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時年三十

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衆事
費廣一爲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
舊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

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

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與程普不睦

江表傳曰普頗以年

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叙濶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逾詐乎瑜曰吾雖不及愛曠聞茲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

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叙別昭肅等先出權獨與備留語因言久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畧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譖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瑜少精意

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瑜少精意

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爲將不能養之以福思

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
心膂出爲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
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
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
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
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
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
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
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
況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胤降爲匹夫益可悼傷竊

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爲盾歸訴乞勾餘罪還兵
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
曰腹心舊勲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盾年少
初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盾也
而盾恃此酣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
猶二君樂盾成就豈有已哉迫盾罪惡未宜便還且欲
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
恧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
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隲表比
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盾病死瑜兄子

峻亦以瑜元功爲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爲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爲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爲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